

朝花夕拾

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的布雷顿角无处不在。任何人只消跨一步便能进入。

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塑造的，何尝不是我们周边那些不因为一时的困顿而向生活低头的人们。

读懂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

■ 吴玫

2018年，我担任上海高中生书评大赛的评委。我读到了一个女孩的文章，评论的是加拿大作家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的短篇小说集《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》。那篇略显幼稚但写得情真意切的文章，读得我等不及地下单买了一本被她说得很好的那本书。果然。

去年10月，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《当鸟儿带来太阳》出版，那会儿，我知道了有一部以这位加拿大作家为主角的纪录片《读懂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》。读着他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，我既想看到这部纪录片，又怕对照电影后发现并没有读懂《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》和《当鸟儿带来太阳》，就假装找不到片源将欣赏《读懂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》这件事，搁置了起来。

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的两部短篇小说集费解吗？一点儿也不。

200多年前，一群爱尔兰人在家乡实在待不下去后，下定决心乘上海船，他们历经艰险远渡重洋，来到了加拿大靠近大海的一个叫布雷顿角的地方安顿下来，从此以后，他们下海捕鱼、下井挖矿，付出最艰辛的劳作，得以在布雷顿角生生不息。

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描述祖辈的生活史时，摒弃了20世纪以降世界文坛上此起彼伏的文学新潮流，就这么直截了当地陈述，有什么读不懂的道理？但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的短篇小说写得太大像一位见证者的娓娓道来，反而让读者心存疑虑：作家不是是在文里暗藏了玄机？

年初，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唯一一本长篇小说《译本出版》。译成中文后，原书名《没什么大不了的》被改成了《布雷顿角的叹息》。这一改，将这部长篇小说的基调尽数道来：只要可能，每逢周六“我”就要开车去多伦多，去坐落在皇后西街上一栋破旧的大楼里看望一个人。这个人，来开个月都会控制不住地晃动，只有等到“我”拿出一瓶白兰地让他喝上几口，他才能控制住自己肢体……见他喝得那么痛快，又明白不能再给他烈酒，“我”只好下楼去买啤酒。一周一会终有别时，临别之际，他一面再而三地呼唤“我”“留下来陪我吧”……

多么伤感的开头呀，就像《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》和《当鸟儿带来太阳》中的男男女女一样，布雷顿角并没有因为他们来自遥远的爱尔兰而善待

他们，贫穷、困顿是他们的生活常态，且又总是在他们不经意间就将亲人从他们的身边夺走，如果想侧耳倾听布雷顿角的叹息，那一定是凄凉的，甚至是凄惨的，可是，经由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的选择，留在他书里的，都是他的祖辈被艰难的生活越挫越勇的故事。

该怎么解读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式的虚构呢？我想，我必须去看一次纪录片《读懂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》了，便预约了5月30日下午在上海图书馆放映的那一场，我选择的理由是，那一场的解说嘉宾是我的好友、作家走走。

这是一部叙事风格非常奇妙的纪录片，在欣赏的过程中，我们也许会觉得导演拍摄得有些任性，仿佛拿着摄影机跟着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在随心拍。可一个半小时以后，当字幕缓缓升起时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纪录片是经过导演精心构思的。片名不是叫《读懂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》吗？影片就让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的身边人朗读他的作品，这样的表现手法，除了呼应了影片的片名外，更让观众通过朗读者的表情和片言只语的评价，读懂了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。

那么，影片都选择了谁来朗读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？

身为大学教授的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，婚后与妻子生活在布雷顿角。难以忘怀将他带到布雷顿角的祖辈，每天上午作家就拎着个公文包隐身到海边的小屋子里写作，两三个小时后再回到家里跟家人一起欢度时日。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说，假如要让他和孩子和写作之间选择，他选择孩子，所以，他有6个孩子，影片选择了女儿玛丽安、儿子亚历山大和杰克来朗读他们父亲的作品。

除了最后出场的杰克读着读着潸然泪下外，玛丽安和亚历山大读完了父亲小说的片段后，都试图用平静来告诉镜头自己完成任务了，可转瞬之间写在他们脸上的忧戚和悲悯，掩饰不住地告诉我们，他们再一次被父亲的作品打动了。

这就是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的作品！杰克说，许多人经历过的，父亲写得很有力量。加拿大著名作家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评论，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的小说，写得很像民间故事，这种写法，比想象难多了。起先不相信只写过13篇短篇小说的加拿大作家能牛到哪里去，读过《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》和《当鸟儿带来太阳》后，爱尔兰作家科

尔姆·托宾说：他写的都是原始感情，这种感情最能触动人。

“能让人一瞬间揪紧的短篇小说不多。写生死的短篇小说很多，但把生与死每天的较量写得平静、尊严的，极少”，这是几天前走走再读《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》后写在朋友圈里的留言。在出版业汗牛充栋的今天，得有多喜欢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，走走才会放不下地一读再读他的作品？得读得多么入心，走走才会在影片刚一放完就识别出，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的儿女们朗读的作品分别是选自《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》中的《秋》和《船》。我们且来分享《秋》所写的故事，看看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是如何将许多人都经历过的事情，灌注以原始情感后，再讲故事般地写在书里，使之充满鼓舞读者的力量——

那匹叫斯科特的老马，虽然救过爸爸一命，但在妈妈看来，牲口就是牲口，斯科特老得不中用时，就应该抛弃它，省下的饲料用来喂养在圣诞节前夕可以卖个好价钱的鸡。爸爸当然舍不得弄走斯科特，可他知道自己是斯科特一样老得难以让一家人衣食无忧了，他只好同意妈妈的决定让牲口贩子牵走斯科特。几经周折后，斯科特终于被弄上了牲口贩子的皮卡。皮卡还没有开走，家里最小的男孩大卫就已经在鸡棚里“大闹天宫”了，“浑浊的空中包罗万象，有从地板上扰起来了各种灰尘，有扯碎的稻草，还有小小的白色鸡毛，沾了红色，在空中飞舞、沉降、旋动”，他把寄托着妈妈希望的鸡杀得差不多了。眼看由一匹老马引发的家庭战争就要步入不可收拾的境地，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让大卫的爸爸和妈妈面对一片狼藉的鸡棚紧紧相拥——马走了，鸡死了，生活还要继续，这就是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的文学世界：每一个有着灰暗背景的生活故事里，都挺立着再重量级的艰辛都不能折损的男人。

几乎读过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小说的读者就无法忘怀这位产量极少的加拿大作家。美国了不起的小说家、诗人乔伊斯·卡罗尔·欧茨在为《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》撰写的后记中，这么界定这本小说的世界性：“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的布雷顿角无处不在。任何人只消跨一步便能进入。”

所以，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塑造的，何尝不是我们周边那些不因为一时的困顿而向生活低头的人们。

心灵舒坊

当窗饮茶，窗如镜框，我们小抿一口略带苦涩味道的好茶时，且将这风景装进自己的心灵显影暗房，让我们心中蔓生无边无际的幸福感。

■ 曹荪

自然景观中，有“西湖十景”“黄山八景”“虎丘八景”“周庄八景”之说。杭州的西湖，春天有苏堤春晓，夏天有曲院风荷，秋天有平湖秋月，冬天有断桥残雪。至于柳浪闻莺、花港观鱼、雷峰夕照、三潭印月等，都是游客津津乐道的。这种美景的归纳法，是用如数家珍的心态，用季节变换和视角变化的方式，选择截取美景。一年四季，凡有游客到西湖，西湖均不负来者。这是一种积极聪明的人生“合并同类项”。仿佛将大自然美景移至个人案头，进行有条不紊的排列组合，不具备所有权，但拥有使用权。这也是对杭州西湖的真爱。

个人的平常生活中，有没有这样的景观？有没有这样的排列组合呢？似乎也是有的。

譬如，王国维先生所说的学问三境——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”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”这既是做事业、做学问的三境，又何尝不是人生境界的三境？或者干脆说是人生履历中的三境？

再譬如，传统的乡下老农有“老婆孩子热炕头”的幸福观，或者“薄田丑妻破棉袄”的持家观，也与境或景相通，美其名曰“三境”“三景”，未尝不可。

高人有高人的追逐，庸人有庸人的活法。我闲来无事时，也尝试着调整归纳过自己的几大景，倒是将那种人云亦云的“金榜题名”“洞房花烛”“他乡故知”之类屏蔽了，换之以“独坐书房”“近乡情怯”“漫步幽巷”等境界或说境遇，列入个人的词条。这种词条，完全可以率性地增删，可以由此及彼地繁衍，可以见贤思齐地借用。我以为这是凡人对生活赐予的归类，也是对生活的感恩和眷恋。譬如最近，我常常操作并享用的就有一景，我称之为当窗饮茶。

当窗饮茶真不失为普通人简单易行的绝佳风景。住在公寓房中，虽然依旧上无片瓦下无寸土，但持一杯新茶窗前一站，不尽联想滚滚来，精神上大大地富有了一把。

联想陈子昂在幽州台“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”，太自我高抬了，也似乎情调有些悲怆，高处不胜寒，不想为妙。换之以王安石的金陵怀古，比较合适。“登临送目，正故国晚秋，天气初肃。千里澄江似练，翠峰如簇。”关键词是“登临”，有此一“登”一“临”，美景自来。

苏州先贤范文正公描写岳阳楼的景观，春和景明之时，“心旷神怡，宠辱皆忘，把酒临风，其喜洋洋者矣”，可以推断，他的临风把酒，必然是当窗伫立。饮酒若此，何况茶乎？至于在下，想象得更多的是智设空城计的诸葛先生，手中端着茶杯，仿佛就是他那柄被杜甫称为“万古云霄一羽毛”的鹅毛扇，完全可以体会“我正在城楼观山景”的境界。此时，会唱马派唱腔的可以轻哼哼，不会的呢，就放这段马派的经典唱腔，马连良的醇厚老生味道，足以让对京剧不是太熟悉的人也大大地向这门国粹迈进一步。

当窗饮茶，让杯中茶大大提高了品位。我家住四楼，一直感慨不接地气不说，关键是看不到窗外的绿树。有树可看的人不觉得，但没有树可看的人就生思慕了，多年的辗转反侧下来可就有点嗜绿如命，像人们口味中离不开叶菜一样，“三天不吃青，口舌火大了”，原来目光也是要绿色来滋润的。终于是时光不负痴情汉，等了十多年，楼下的香樟树闷声不响憋着劲往上长，居然就靠近了我家窗台，差不多伸手可握。说真的，看着这绿绿的香樟树，我有些没由来地动情。这样，当我当窗饮茶时，窗外的清新空气，窗外的翠绿树影，就是绝妙茶点。

让我惊奇的还在于，平素只知道香樟树是绿的，落叶也是如同三班倒的流水线上的人员，铁打的岗位流水的兵，绿绿的树叶总是缀满枝头，从不脱光。如今近距离观赏树冠，才发现春夏之交，树冠上的嫩叶居然都是暗红色的，红红嫩嫩的，如同早春的茶树嫩芽。近观生爱怜，几乎恨不得采下几茎来泡进杯中茶水。这暗红的嫩芽，让人可以窥见无声的植物血脉流动，感觉窗外的树，也是有生命的邻居。这算不算诗意栖居我说不清楚，但能明确感受到，其中的确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感悟和感动。

当窗饮茶，窗如镜框，我们小抿一口略带苦涩味道的好茶时，且将这风景装进自己的心灵显影暗房，让我们心中蔓生无边无际的幸福感。

没有人送来能让自己心动动情的风景，足不出户，也能自己送自己一帧，自己封自己一帧！

素色清欢

当你这么表达的时候，你是否准备好或者已经在和对方一起经历生活风雨的洗礼，承担起庸常生活的担子，对对方以及你们的家庭成员切实负起了责任？

表白这件事儿

■ 朱钦声

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一到5月20日这天，朋友圈里就变得特别热闹，甚至还有有人来跟你祝贺节日快乐，这是哪儿跟哪儿的事啊！后来才知道，这是网上兴起的情人节，利用了这个数字的谐音，男女间表达“我爱你”的日子。呵呵，不知道什么人创造力这么强。据说，这个创造的背景是因为国人不善于把爱的感情表达出来，所以一些有社会使命感的人着急了，希望能改变这个现状，提升国人的情感质量。

这个初衷倒是不错，但是我对它的使用价值却有些不以为然。两情相悦，男欢女爱，自古亦然，爱的表达也是从来就不缺乏的，只要你读读《诗经》《楚辞》，翻翻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和明清小说，或许你就会同意这点。当然，在传统文化中，这样的表达都有含蓄和委婉的特点。七仙女站在路上故意挡董永的道，找他的碴儿；刘海砍樵，爱慕他的狐仙“胡大姐”暗中相助；司马相如爱上卓文君，演奏一曲《凤求凰》表白心迹；宝玉和黛玉则是通过诗文往来，两心相知。记得小时候看过一本连环画，不知哪朝哪代两个男女偶遇并相慕，分手时男方很想再见到他的女神。女方的回答是：“蝴蝶可以飞上花朵，花朵怎能随蝴蝶起舞？”意思是让男方去找她。后者当然立刻就明白了。含蓄有含蓄的美，委婉有委婉的雅，虽然没有直白地表达“我爱你”，但是心有灵犀一点通，耽误不了当事人准确地判断对方的情感走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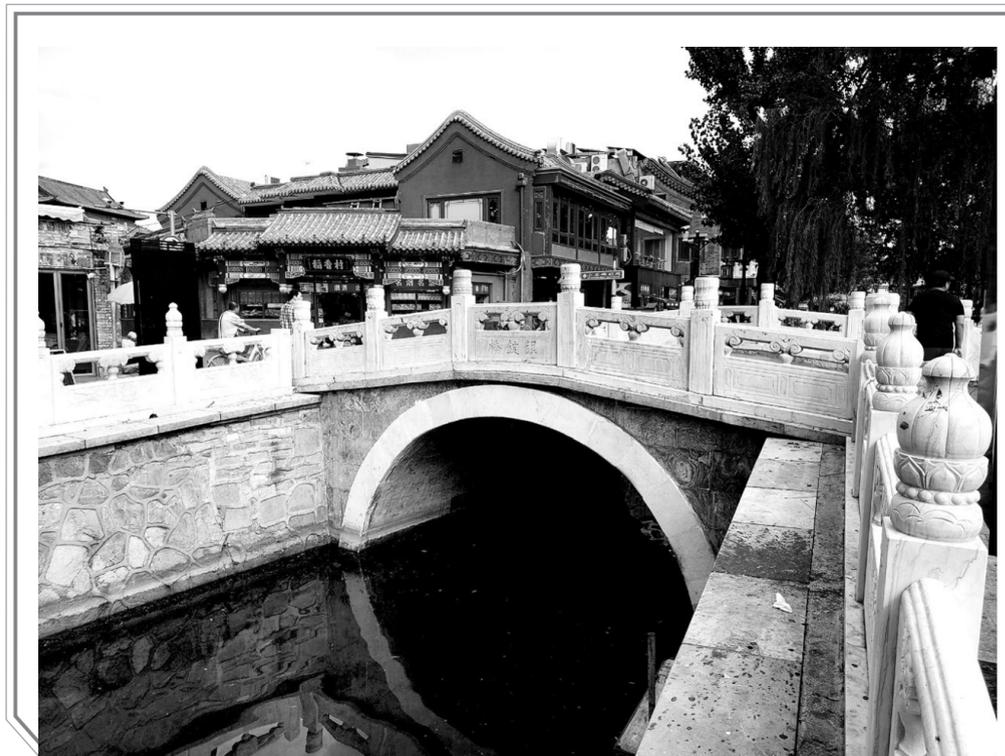
而现代年轻人何等自由何等聪明，不说出这仨字还不明白相互的感情？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沟通手段，更不大可能存在一个不表达出来就误判对方的问题。更何况越来越高的离婚率说明，虽然敢于口头示爱的人多了，但是似乎对于提高情感或婚姻质量没有明显的帮助。

所以，以我的理解，这个民间创造出来的节日，对男女间的情感质量改变其实没有多大影响，成的自成，分的自分，跟有没有说出那仨字没什么关系。如果说有什么作用的话，我觉得就是给男女间提供了一个浪漫的情感游戏的由头，给商家带来更好的生意。不是吗？

有意思的是，今年“5.20”那天，我恰好有一篇写做家务的小文在报纸发表出来。没想到我的

可、知识文化的欣赏和个性的相容相契吧？还有，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条，当你这么表达的时候，你是否准备好或者已经在和对方一起经历生活风雨的洗礼，承担起庸常生活的担子，对对方以及你们的家庭成员切实负起了责任？

而如果这一切你都明白了，尽管去表白吧。



银锭桥

徐建军摄